

老 僧 和 鴉

當大地被晚秋的清霜籠罩的季節降臨時，鄉野間除了楓樹一叢叢紫紅葉點綴外，游目所至，處處呈現一片衰黃，顯示着季節的旅程，又將進入一個新的階段。早晨，推開窗戶，舉目晴空，忽見一陣烏鴉飛過，突然，我不禁想起了一件非常有趣的往事。

贛南的氣候雖很暖和，但上蒼把那裡的四季依然劃分得很清楚。

熊 默 濟

記得三十四年重陽節，那是一個可愛的晴天，我們起了個絕早，早餐後，便隨着父親的朋友何敬群先生，以及他們那一群喜歡擊鉢而吟的詩友，出湧金門，過貢江浮橋，越萬松山，朝馬祖岩進發。馬祖岩是離贛州城最近的一座名山，據說：該山會有一位和尚，是在山上肉身成聖，白日坐化的。山前有一直徑約五公尺的石洞，就是馬祖修真坐化的場所。該山高約四百餘公尺，廟在山頂，我們先在山腰松樹下用罷午餐，然後又拾級而上，一路上聽詩人們談談說說，倒也不覺疲勞，待抵達山頂時，已是午後兩點多將近三點了。這時，詩人們便都進廟行樂吟詩，我獨個兒在廟裡廟外以及前後左右的石洞都瀏覽了一遍，除了那口井有着溢滿的清泉感到驚奇外，其他，我都覺得沒有什麼特殊，於是我就在廟前一

顆大樟樹下打起盹來。可是，剛一閉眼，「嘩啦啦……」只聽頭頂上一聲巨響，接着又是連續不斷的風聲，我一驚，張開眼跳起來一看，乖乖！滿天黑越越的一片，頭上偏西的太陽，幾乎整個都沒有了光，那數不清的烏鴉，直在頭頂盤旋，可也真怪，空中除了空氣激動的呼聲響外，一切雜音這時都已不復存在。這種離奇的景象，使我驚駭得幾呆住。當我正看得出神的時候，忽然有一陣「嗚——哇——嗚——哇——」的怪聲由我右旁發來，我轉頭一看，原來廟前站着一個十七八歲的小和尚，手裡拿着一件大紅袈裟在用力地搖擺，他兩眼看着烏鴉，嘴裡叫着怪聲，一面慢慢地朝廟左的曠場走去。這時替我們擔食物的老陳和老張兩人氣喘噓噓大聲談笑地

趕來，我忙示意他倆不要做聲，把東西擔到樹下。然後再看小和尚引着烏鴉到了曠場。曠場大，約有兩百平方公尺，場上事先擺有幾百個小木盆，盆中都滿盛着紅米，小和尚站在場中央仍然用力搖動袈裟，烏鴉則跟着他擺動的旋律在上空盤旋，一如臺北市大嶼嶼孔誕儀式中那種八佾舞。一會兒，側門裡出來了一個鬚髮蒼蒼的老和尚，他左手抱一個刻了竹葉的大竹筒，筒裡有一根像竹枝似的東西，和一筒滿滿的清水，到了場邊，他把右手伸得超過頭頂，由上而下指着，只見那些小東西秩序井然，一字長蛇般的飛下，先低飛繞場一週，然後由左至右，一連串的下來，一隻隻都把

盆子圍着，我數了數，每盆正好二十五隻。這時，小和尚已退到了老和尚的後面，廟裡尋句的詩人也都出來站在場邊，只見老和尚緩步穿入鴉群，在大竹筒中抽出一支小拂塵，沾了水在烏鴉的身上洒着，說也奇怪，牠們不僅不怕，而且還抬着頭用目光迎送着老和尚，一動也不動的承受那洒在牠身上的水。酒完後，老和尚用拂塵在空中轉了三轉，烏鴉這才開始用牠們的豐盛餐點。

我不明白牠們為什麼那樣聽話？那時我還年小，老和尚在和詩人們談話，我也不敢去問他，于是就向小和尚探問。據小和尚說：「任何動物都具有一種靈性，這靈性永遠潛藏心底，不會泯滅，假如人能够瞭解牠的靈性，那末牠就會做人的好朋友」。

「是不是每天都這樣的餵牠呢？」我問。

「不，除了逢時過節之外，其餘時間一個月只有兩次——就是初一和十五；到了時間牠們自己知道」。

「牠們很聽話呀！怎麼一點都不怕人呢？」

「是的，這是我佛的威靈，使牠們能通人性」。

「這樣餵了好久，是不是訓練成的？」

「哦！我不太清楚，專門去訓練是不會的，記得我十三歲那年來這裡時，老師父就經常餵牠們，不

過那時沒有現在這樣多」。

「……」

我們邊談邊看牠們吃，那邊詩人們和老和尚也還在談，足足有四十分鐘，盛點完畢，烏鴉都昂着頭向老和尚瞧着，好像是在等待什麼，於是老和尚將手一揚，牠們又像開始時一樣，像一條黑帶般繞着場子轉了一圈，似乎是向老和尚敬禮，然後，又一聲不響的穿入樹林。這情景，真使我看呆了，我心裡懷疑：這可能是老和尚的魔術，但魔不會這樣逼真呀！

在廟裡用過晚餐，趁天還沒黑，我們開始下山回城，老和尚送我們出廟，詩人們和他還是邊走邊談，告別時，他說：「衷心一念，可動鬼神，世間一切，均有其靈性，人要是以誠善對之，牠回報人的決不是惡。反之，便很難獲得善果了……」。當時我不太懂他話裡的含義，現在想來，確有至理。

返城途中，我曾想：一般人都不太喜歡也永不瞭解烏鴉，都慣於說烏鴉是散亂不吉利的，而且是一種惡的象徵。看了馬祖岩的烏鴉，聽了老和尚的話，到現在我已不相信這世界上再有醜惡的存在。因為醜惡者的形為都是後天的環境和種種原因把他促成的。使人討厭的外表也並不一定就能肯定的說他內心也是惡的呀！正如這衰黃的季節，誰敢說這世界就已趨於死亡呢？

九月廿日於龍崗